



夏季故事報導營

小隊輔

侯奕丞 世新大學

何 玮 臺灣藝術大學

黃昱庭 長榮大學

陳軍鈞 臺灣大學

金大榕 台東大學

江郁喬 台東利嘉部落

學 員

黃昱涵 永春高中

林佩儀 彰化女中

顏銘緯 高師大附中

張芝毓 金陵女中

江禹璇 景美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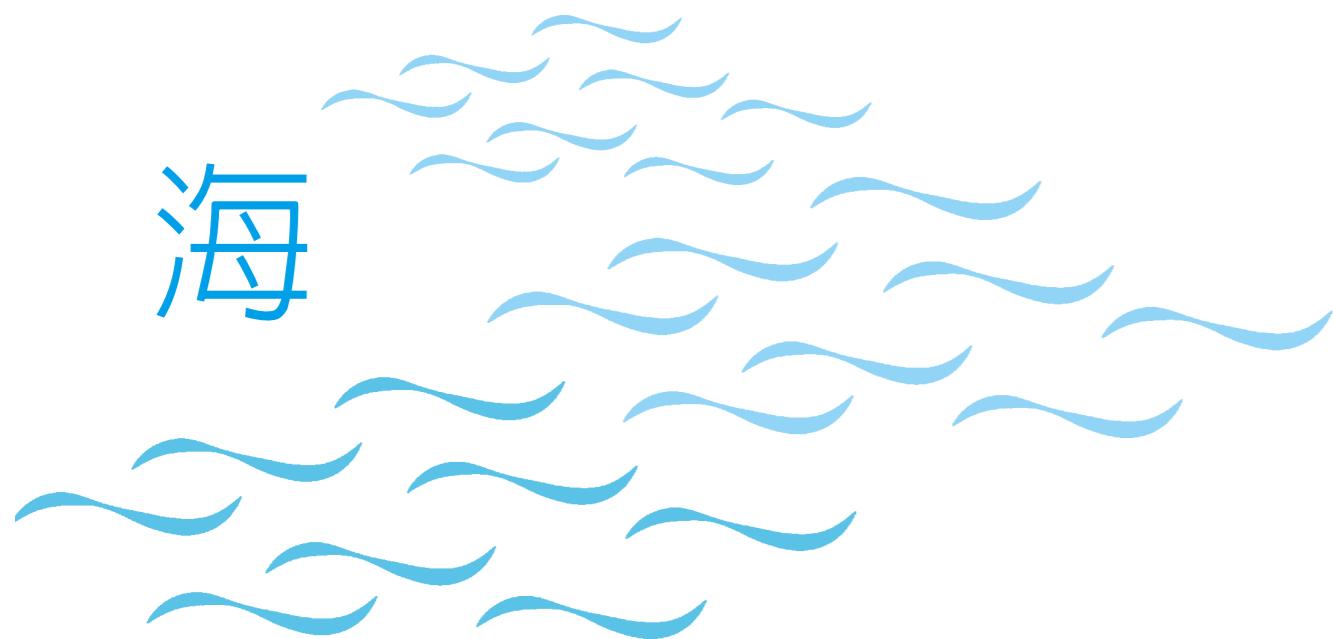
廖宜心 斗六高中

蘇庭仙 東山高中

沈亮穎 斗六高商

洪姿宇 台南女中

海



卯澳二三事

撰文 | 洪姿宇



大哥雖然沒說甚麼話，卻能感覺到當他俯身從水池撈出自己的漁貨時，是隱隱透著驕傲的。





碼頭邊，一對夫妻坐在地上專心整理漁網，處理卡在漁網上的小魚，兩人安靜工作著，動作熟練精準。

卯澳，據說因地形的緣故，從高處俯瞰灣澳，形同「卯」字而得名，是坐落於三貂角西側，面向海洋的一座小漁村。

抵達卯澳時已過中午時分，太陽被厚厚的雲層掩蓋露不出臉，空氣悶熱凝滯地似要用手撥開才能呼吸，用過午餐後，我們信步在卯澳巷弄間閒晃。卯澳建築特色是「石頭厝」，砌法可以分成「平行砌」、「人字砌」、「亂石砌」三種，堅穩的石頭牆面能抵擋冬季強勁的東北季風，走在石頭厝間，想到在澎湖的爺爺家，咾咕石牆也一樣伴著澎湖人度過寒冷的冬夜，石牆是錯落的，時不時有小石塊落在牆邊，雜草就從石縫中伸了出來。

不過，卯澳和爺爺家所在的澎湖鼎灣一樣，寧靜中卻透著空寂，放眼所見許多破敗無人居住的空屋；窗沿腐朽的木頭支撐不住，最後懸掛在地；少了一面牆或失去屋頂的石頭屋內，雜亂堆滿了大大小小的石塊，風起時吹過石頭縫隙間，發出細碎的嗚嗚聲。而卯澳最具代表性的吳家「樓仔厝」，是吳家因漁獲豐收，興建的第一棟樓仔厝，曾經是酒家、撞球間、碾米廠的二層樓建築，現在也徒剩斷垣殘壁任人懷想當年風華。

課本裡常說著農村青壯人口外流、勞動力老化，但不走出教室，永遠也不會看到真實的場域；我不是政策制定者，也不明白人口外流是必然的結果或是可以改善的問題，但卯澳走到如此境地，終究讓人神傷。

我們經過一塊小菜園，沿著小路就來到一道水溝，探頭一看讓人驚異，原本應是潺潺流水的溪床竟堆滿了大大小小的垃圾，一條微弱的水流只能蜿蜒委屈地從中穿過向前流入海洋；當地阿嬤說，前幾日蘇力颱風豪雨，海浪將沿海的垃圾順著河道沖進了溪流

裡，大家忙著整理家園，也無暇清理河道。垃圾從來不是卯澳人製造的，更不知究竟是誰將垃圾倒入美麗的藍海中，最後卻必須由卯澳承擔。

順著堤防往回走，海岸邊的消波塊幾乎消失在雜陳的石頭、木塊、垃圾中，也許是颱風過境的緣故，卯澳的海岸本非如此情景，但就和河床上的垃圾一樣，垃圾是人製造的，消波塊是人為了海岸侵蝕而丟的，海洋雖然湛藍得讓人驚嘆，但若將視野放大一點，往下移一點，就能看到那海浪拍上怎樣的海岸。

不過還好，這裡的人尚有著生活的從容。

碼頭邊，一對夫妻坐在地上專心整理漁網，處理卡在漁網上的小魚，兩人安靜工作著，動作熟練精準。大哥比較愛說話，我們有一搭沒一搭的攀談著，他也大方的絮絮叨叨數著自己的生活，每天幾點睡覺、甚麼時候出門、漁獲的情況，時不時淘氣的丟出一隻卡在漁網裡的河豚，看著驚呼出聲的我們直笑，一邊俐落的用刀解開漁網。大哥說：「要不要去看我捕的魚？」

領著我們到小船邊後，他打開船底艙門，從蓄水池裡像變魔術一樣，抓出各式各樣的生物：龍蝦、花枝、不知道名字的魚類……大哥雖然沒說什麼話，卻能感覺到當他俯身從水池撈出自己的漁貨時，是隱隱透著驕傲的。看著在鏡頭前害羞露出笑容的大哥大姊，我想無論什麼事，一切最後都該回歸到人身上的，人的價值、人的觀念、人的態度，才是最有力量的東西。



卯澳漁村寧靜中透露著空寂。



聽，貢寮的聲音

撰文 | 江郁喬 黃昱庭 侯奕丞



楊國義大哥他認為核電廠可帶來工作機會，至於核能可能所帶來的污染，「我相信未來的人一定有辦法！」

「把手掌伸出來，你看！虎口的地方就是整個福隆的海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洪申翰大哥拿著大聲公說道，在靈鷲山上，每個學員伸出左手，努力地把虎口變成海灣一樣的角度。這是我們對貢寮的第一個印象，在可以俯瞰整個貢寮的山上，我只用一隻手掌便將其遮住。但遮不住的，是接下的三天中，貢寮居民們所帶給我的感動與衝擊。

與楊國義大哥的相遇其實便是一種震撼，「貢寮兩三千人都反核，我就是擁核啊！」聽見如此堅定的聲音，我著實被嚇了一跳。他認為核電廠可帶來工作機會，至於核能可能所帶來的污染，「我相信未來的人一定有辦法！」在楊大哥身上我們看見的是他堅信環境問題後代子孫能夠解決，不用現在的人保護。雙溪河中，我們邊划著獨木舟邊聽他介紹，從遙遠的年代講到他的理想世界，他認為這裡需要發展觀光，而觀光是不會帶來污染的。與其說是理想化，不如說楊大哥很相信每一個人，與他的言談中會發現一股很深的執著，這麼美的地方就該讓大家看見，而你會發現有一種相信，那種相信是他認為貢寮被觀光、被看見後，大家會為了保護這樣的美而不亂丟垃圾製造污染。楊大哥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想法，也不害怕讓別人知道他的想法，我認為他是愛這個地方的，只是他用和大家不一樣的方式，愛著、生活著。



阿英姐帶著我們到了福隆海水浴場，親自踩踏在不再鬆軟的沙灘上。



前鹽寮反核自救會會長吳文通大哥，我們談著十幾年來抗爭核四的故事。

也有人用另一種方式愛著貢寮，但她卻不是貢寮人。

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同時也是紀錄片《貢寮你好嗎？》的導演。看著拍攝貢寮居民的紀錄片，就像走進了當地人的生活，跟著他們一起開心、難過。片中最印象深刻的，是因1003事件而被捕入獄的阿源，他從獄中放假回到貢寮，只為了探望一直努力奮鬥到現在的貢寮居民們。看著畫面中兩個大男人抱著痛哭的景象，自己彷彿也是身處其中一般，跟著鼻酸了起來。服刑十一年來首次外役監休假，阿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貢寮，這不是他原本故鄉，但他卻願意為了這個地方犧牲、付出。就跟崔愫欣導演一樣，一位不屬於貢寮的女孩，但卻願意把心血花在反核上，跟著貢寮居民一起努力。看著紀錄片，我更加了解核四，無論反核、擁核都應該好好了解這件議題的始末，不能讓真相被掩埋。我想阿源跟崔愫欣導演都是一樣的，被這個土地吸引，因為愛這個土地，願意為了她的存亡而努力。

「大自然的反撲就是最自然的數字。」本名楊貴英的阿英姐憤怒地說道，以前曾在福隆海水浴場工作的她，可說是跟海岸線最親密的人，在福隆這片海域她最有資格說話，而她也決定站出來，為海岸線的存亡而努力。

拿著一大疊自己所蒐集到的資料，阿英姐帶著我們到了福隆海水浴場，她用最樸實的語言，沒有官方數字、沒有官員背書，有的只是一張張真實的照片。照片隨著時間從黑白變成彩色，海岸線上的沙灘也隨之縮小。看著這一大疊的資料，我想著這是經過了多久時間的累積，經過多少人的努力才蒐集到這麼寶貴的資料，它們都是貢寮居民的心血，因為愛著這片土地而所努力的心血。



魏奇仁大哥在貢寮養殖貝類，過著自給自足的日子，他說：「不管你做的是什麼行業，都要做那個你喜歡的事情。」

說到為土地付出心血，吳文通大哥絕對不少於任何人，不是在貢寮出生長大的他，卻在這塊土地上留了下來。在與大哥的對話過程中他曾說過，貢寮這個地方的山、海、人，帶來一股他在台北找不到的內心平靜，他願意順著這個平靜，留在這塊土地。雖然我還感受不到文通大哥所謂的那種寧靜，但我願意相信一位為了去守護這塊土地，而打了場幾十年反核四抗爭的鬥士。那種寧靜，是值得去守護的。

人與土地的關係，在文通大哥身上顯得特別微妙，一位仰賴土地所帶來的生活的人，跟沒有這個人一切就可能不復存在的土地。他們之間彼此需要，也彼此支持，這份關係既溫暖又親密。

相較於文通大哥與土地的感情，從事養殖漁業的魏奇仁大哥似乎天生就與土地有著更親密地聯結。當我站在魏大哥的家旁邊，便可以看見美麗的海洋近在咫尺，耳朵聽著海浪聲，海洋的心跳聲變得好清晰，而我就這樣與海洋一起呼吸。心中浮現「要是能夠在這裡生活一定很棒！」。那個瞬間，我十分羨慕魏大哥所擁有的生活，他在貢寮養殖貝類，過著自給自足的日子，當他訴說他與海洋的關係時，魏大哥的臉上散發著光芒，他

一一告訴我們他怎麼養殖、如何和海一起生活，海裡的世界有多漂亮，他願意每一天都這樣子過日子，只因他好喜歡好喜歡現在所擁有一切。「不管你做的是什麼行業，都要做那個你喜歡的事情。」魏大哥笑笑地說著。詢問關於核四廠對生活的影響時，看的出來他有一絲難過，「溫排水會使海水溫度升高，那麼海裡面一定會起變化的」當聽到他的生活可能會被破壞時，我心裡很難過，他如此愛這片海洋，也找到了與海一同共存的方式，這種人，你怎麼捨得把他與海分離。

「小鳥在偷偷看～小花在偷偷看～小黃在偷偷看～他們在偷偷看～」在最後一個夜晚，聽完吳志寧的音樂分享後，我便像是著了魔似的，不斷重複唱著他的歌。吳志寧的每首歌都有個主題，完整且純粹的訴說著一個故事、議題，歌聲沒有很多情緒卻很動人。透過他的歌曲，我體會了很不一樣的世界，他用他如此細膩的聲音來陳述著這片土地上發生的種種，同時敘述著他自己與土地的連結。聽著聽著，那些歌曲彷彿就成為了我自己的故事，那樣的感同身受。只因從他口中所訴說的故事，就是他周遭的生活，也是你我的生活。

他用音樂愛著我們所踏的土地；用音樂關心著這片島嶼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透過他的歌，我們會發現自己在乎的、看見的事情好少，明明在同一片土地成長，但為什麼好多人只看得見自己呢？所謂的生活並不是只有自己和自己的連結吧？吳志寧給我的感覺是，他很重視自己心裡的那個聲音，不會看到周遭的人的想法就隨意跟隨，他會去了解事情的始末，然後找出自己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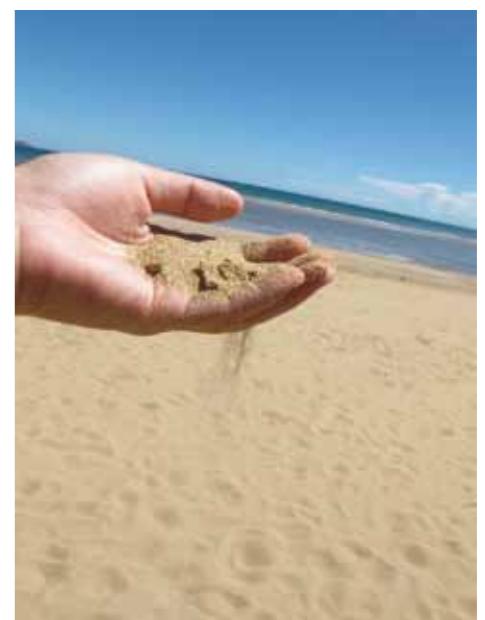
音樂分享會結束了，故事報導營也在此告一個段落，但人與土地的關係一直都存在，當這項關係受到威脅時，貢寮人選擇大聲說出來，可能每個人的方式不同、大小聲有差。而在今天，我們聽見了這些故事，我在心中期許自己，能像每一位愛著貢寮這塊土地的人們一樣，也把這些故事散播給更多的人，讓更多人得到與土地關係的共鳴，屆時就會有更多的人站出來，與貢寮居民一同面對這道威脅的考驗，這就是一段台灣這塊土地，與台灣人的故事。





沿著海岸，聽看說

撰文 | 何玟 陳軍鈞 金大榕





聽海的聲音 聽那男人的聲音

潮起潮落，海浪不斷拍打上岸，像是住在浪花裡頭一樣。從事養殖漁業的魏奇仁大哥來自山上；我們總以為在成熟之後，必定要回到最初生長的地方生活，但是魏大哥實在太喜歡大海，所以搬到貢寮來，決心要倚著海洋生活，以養殖漁業撐起一個家。

貢寮的養殖漁業過去以九孔為主，但是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受到病毒入侵而改養鮑魚，不過現在也取得了新的苗種，所以能繼續飼養九孔了。魏大哥花了二十年才將養殖池的水泥構造建築完成，在他的海水養殖池裡，除了鮑魚，還有海膽，偶爾還會有美麗的熱帶魚游進池子裡。

面對一片蒼茫的大海，你所想望的是什麼呢？也許是蔚藍的嬉戲，也許是孤寂的沉澱，而對於魏大哥來說——海洋就是生活的全部。魏大哥每日早晨醒來，就跳進海裡游泳，有時候抓一些海產、採一些海菜，便成為夫妻倆人飽足一日的食材。這樣自給自足的生活，不只發生在田園詩人的草盛豆苗稀裡，而是如此鮮活的生命故事。

魏大哥是個皮膚黝黑而精瘦的男人，是被大海豢養出來的身材。我們問大哥為什麼要到海邊養九孔、鮑魚？問他養殖池為什麼要蓋那麼久？還沒蓋好以前他們怎麼生活？問他為什麼這麼喜歡大海？他總是頓一頓，然後說：「我就很喜歡海啊！」

帶著我們參觀這片他生活裡頭的海洋和海中的生物，魏大哥面對我們總是非常熱烈。很多引起我們好奇的事情，對魏大哥來說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因著對於大海的喜愛，選擇了現在的生活。我們也許一輩子追尋太多不著邊際的事物，卻還是生活得一敗塗地，魏大哥堅定做出選擇，即使是在廣袤無邊際的海裡游泳，也永遠知道自己的方向。

楊貴英大姐看著不再鬆軟的沙灘，用大聲公跟我們解說核四廠的重件碼頭產生的突堤效應，如何讓沙灘一年一年後退。

看沙的流逝 看那牢繫生命的土地

你記憶中的貢寮是什麼模樣？你是否只是因為海洋音樂祭、沙雕節而勉強記住「貢寮」的名字？貢寮，台灣東北角美麗耀眼的寶藏。綿延三公里的黃金沙灘是所有人對貢寮最美好的想像，聽著搖滾熱血的音樂，在沙灘上享受陽光、沙灘、比基尼，看鬼斧神工的沙雕作品樹立眼前，這麼多來去的觀光客到底有多少人曾經抬頭用心觀覽過整個貢寮海岸？然而有一群人，從小在沙灘長大，看著沙灘一點一點消失，記憶中的美麗黃金沙灘好像只能留在回憶裡想念。





沙灘消失了。在福隆經營水上用品店的楊貴英大姐拿著一張張沙灘的照片細說著，眼神堅毅、憤慨中透出了難以掩飾的傷感。在她記憶中從小玩耍的沙灘是鬆軟金黃的，金黃耀眼乾淨的沙堆積的高高的，從沙灘走到海的距離比現在遠得多了，那才是貢寮沙灘原本的面貌。

阿英姐以前在這片沙灘工作，看著沙灘一天一天的變化，沙越來越少，灘越來越短。從那時起，阿英姐拿起相機記錄下這一切，那些照片成了阿英姐記憶中耀眼黃金沙灘的最後身影，如今的我們已經無法欣賞當時的美景了。對我們而言，也許這片美麗沙灘的所遭到的破壞只是觀光美景的損失，但對於阿英姐和所有在地人而言，那是已經和生命緊緊繫牢的土地被虐待的心酸。

沙髒了，腳踩在上面也不會有下陷的鬆軟感，灘上岩石裸露，細流的水將沙灘切割成無數小塊……究竟怎麼了？為什麼沙灘病了？海洋音樂祭會場旁堆積如山的沙是假的，沙雕節滿滿的沙也是假的，每逢活動都只得挖掘別處的陸沙一車車載到這裡的海岸傾倒，只為了在觀光旺季時掩飾沙灘正在消失的事實。而那兇手正是政府口中為民福祉的公共建設—核四廠。

沙灘的動態平衡一旦被破壞，沙灘就會消失，被核四廠的重件碼頭打亂的沿岸海流，會將美麗金黃的沙帶走，然後在某處淤積，成為廢沙。是什麼偉大的公共建設可以扼殺台灣少數僅存的美麗海岸？是什麼重要的理由可以毀滅牢繫眾多生命與回憶的土地？

從卯鯉山鳥瞰三貂灣，乍見一片臺灣珍貴的天然海岸景緻，是上天賜予海島國家最美麗的寶藏，讓人忍不住發出讚嘆。



海灘上岩石裸露。重件碼頭的「突堤效應」是造成福隆沙灘流失的主因之一。

說在地的希望 說那純粹的價值

從卯鯉山鳥瞰三貂灣，乍見一片臺灣珍貴的天然海岸景緻，是上天賜予海島國家最美麗的寶藏，讓人忍不住發出讚嘆。但更仔細的一看，卻發現改道的雙溪河、海岸線明顯後退的福隆沙灘，以及外觀淺綠色、極像一座大型鐵皮屋的龍門核四廠和它那高聳的煙囪，和澳底處附近彷彿將兩隻手臂殘忍伸進海中的重件碼頭，清清楚楚的存在於這片美景之中。

為了要蓋重件碼頭，必須挖掉鄰近核四的鹽寮灣海域原先長滿一片綠油油海藻的海蝕平台，而重件碼頭的功用是運送興建核四時所需的大型機具。

自救會曾經舉出調查，重件碼頭的「突堤效應」確實是造成福隆沙灘流失的主因之一。原先隨著夏冬不同方向的季風來回吹送、達到動態平衡的沙質，如今被重件碼頭突出的堤防攔截，淤積在不屬於沙應該存在的地方，福隆黃金沙灘的沙量卻愈來愈少。現在，重件碼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卻依然留在那裡，沒有拆掉。為什麼？為了一座頂多營運40年的核電廠，我們就必須犧牲百年堆積的海岸環境嗎？

得不到十足的肯定、得不到清楚的保證，有可能發生的危機並不是當地人的假設，既成的破壞也清楚的擺在眼前，拋開所有政治色彩、無關任何經濟利益，我們都很確定自己對於核電廠沒有好感，就是如此純粹的信念、這麼簡單的立場，特別是聽過在地人的聲音、看過在地人的故事，更清楚這樣美好自得的生活，並不是理所當然應該被破壞。